



观海

■黎强（重庆）

帆影很远，鸥鸟很近，辽阔视野，只为心胸旷达铺展。

浩瀚蔚蓝，或是一剂灵丹妙药，专治那些孤芳自赏者，钻牛角尖病。

涌动在心底里的波峰浪谷，像哲人，亦说教着，亦示范着。

面对一场景象，无需狂喜，顿悟人心知肚明，大海是无字的劝世文……

身份

■何津兮（安徽）

长街短巷行人过往
我顺着他们的目光望望远方
起伏不平的声音布满商场
影子在前行中拼搏

我并非刻意记住
一纸合同飘在地上
跟随清洁工搬进垃圾箱
我重新拟定，另一种身份

明月沉下又浮起
千古往事承载多少秘密
照进潮起又潮落的世界里
惊起新的骇浪

最后的枫叶

■曾楚涛（湖南）

深秋的岳麓山，一棵枫树的枝头
仅余的最后两片红叶
在霜风里，窗花一样红着

在春天，它们曾经青梅竹马
你碰一下我，我挨一下你
就在夏天，它们彼此葱茏相恋
你亲一下我，我贴一下你
现在到了深秋，当别的枫叶落尽
它们，仍然不弃不离
你守着我，我守着你

不知道，余生还余多久
也许在随之而至的一场冻雨里
也许在下次锋利的风动里
但它们没有因
尚未到来的变故所动
以最好的状态
最暖的色彩依偎在一起

如果，如果其中一片
先行飘零
如果另一片无力挽留
目送它，先行飘零

于是冬天就真的来了
于是大雪就真的来了

雅鲁藏布江（外一首）

■顾盛杉（江苏）

险壑危岩海拔巅，蛟龙出水自冰川。
银河落地绒毡绿，塞上江南哈达虔。

湘江

流域资源宝藏丰，水能锰矿业昌隆。
风华正茂沉浮问，指点江山毛泽东。

我的母亲

■姚志顺（江苏）

那天上午，阴沉沉的空中
裹满了雨水，像要哭。去母亲的
坟上烧过纸钱，叩过头后，
我便回到老屋——母亲在世
时住的房间。恍惚间，母亲的
音容笑貌和她忙碌的身影，犹
在眼前，历历在目。

小时候，大约七八岁的样
子，疾病一直形影不离地缠着
我。母亲虽有忙不完的农活和
家务，还是尽可能地挤出时间
陪伴我。很难想象，若无母亲
的陪护，那段日子我怎么能挺
过来？或许早已死去了吧！
每想起那疾病缠身的几年，我
总这么坚定地认为。

那时，每到夏季，我就打
摆子（疟疾），忽冷忽热，高
烧不退，满嘴火泡又不想吃
饭，人瘦得皮包骨头。因为家
里很贫穷，买不起药更看不了
医生。母亲就到处去寻求民间

偏方，听人说何首乌叶子下面
条拌蒜吃可医此病，她便顶着
烈日，在本可以，也是唯一得
以休息的中午去找何首乌叶
子，洗净切碎，从邻家借来面
粉，不一会，香喷喷的手擀面
端到我面前。我虽饿得要命，
却毫无半点胃口和食欲。看
我不吃，母亲抚着骨瘦如柴的
我，又亲又哄。看母亲着急的
满眼泪水，我会勉强吃一、二
口，母亲便会高兴地连说：能
干，真乖！没有对症的药治，
我常常被烧得不省人事、胡言
乱语。每每此时，母亲急得失
声痛哭，手忙脚乱地拿凉毛巾
擦拭我的脑门和胸口。我一次次
模模糊糊地醒过来后，母亲
都是满面泪水，抱紧闯过鬼门
关的我，喃喃道：我这二儿子
脑子不会烧坏吧……不会傻
了吧……母亲因担心经常高

烧的我，被烧成痴呆，会哽咽
着念叨好久、好久……

夏日的晚上，酷热难当。
家里没蚊帐和风扇，就连蚊香
也买不起。母亲早早扛上门板
和芦席，到谷场上选一块干净
的地方铺开。我们兄弟几个一
字排开，挨头睡下，在母亲蒲
扇轻摇的微风中甜美睡去。无
论我夜里醒来几次，总能看到
睡在我旁边的母亲，手中的蒲
扇在机械又规律地摆动着。我
的母亲，就这样整夜似睡非睡
地照看着我们，为了她的孩子
们不被蚊虫叮咬、睡得好，她
的整个夏季也睡不上一个完
整觉。为照顾我这病秧子，母
亲每到夏日结束，也如大病一
场，会更加消瘦。

这样持续三个年头。后来
母亲不知听谁说有个偏方包
治我的病，便步行往返几十里

路求了来单方。我的病就这样
在母亲无微不至的关爱中，渐
渐地好起来。

走出母亲的房间时，已是
黄昏，雨后的夕阳，惆怅着把
最后的余晖洒满老屋的小院。
院子里的猪圈和鸡窝还在，只
是不见了鸡和猪的影子，不
见了母亲唤它们吃食的声音；
大水缸和小石磨也在，只是不
再有母亲躬身碾磨和挑水的
身影；连母亲种于东墙角的野
乔梅（没经过培育的蔷薇）也
还生机勃勃地开放着。没有了
母亲的小院，冷冷清清。没有
了母亲后，老家从此变成了故
乡。没有了母亲的我只能泪眼
向天，祝愿我的母亲于天上不
再辛劳、幸福安康！



半江瑟瑟半江红 摄影 | 盛利者（安徽）

扁担发芽

■吴洪辉（山东）

哈哈，我终于等来了这一
天。我的好夫君你终于回来
了。

他赶忙甩掉防护服，扔下
口罩，张开了双臂，不停地
叫喊着，亲爱的丽，我回来了。
二人紧紧相拥。离情别绪、想
念之苦霎时无语，黄梦丽的
泪水不停地滴满丈夫的脸颊。
我就不相信那报纸、电台上的
消息，说你在武汉为抢救一个
新冠肺炎老人，三天三夜没有
休息。还说你不顾个人安危，
密切接触病重患者被感染致
死。

我就不相信你会违背我俩
在大学校园里相濡以沫至百
年的诺言。
我就不相信你会撇下我们不

到三岁可爱的儿子。
我就不相信你会不惦记你
那命运多舛，年纪轻轻就失
去了丈夫的可怜妈妈。

我拿着报纸，找遍了全市
知名的神医，他们都说，到河
里漂碌碡，蚂蚁压断桥，扁担
发芽，死人会说话的那一天，
你就回来了。

我高兴地跑东集奔西集，
串南集赶北集，寻呀找呀，
费了好大的劲，终于在百里
之外的小山村里买到了一根
扁担。

我急忙把它栽进一个大缸
里，放在阳台上，天天给它
浇水，时常为它施肥。

我跪地祈福，扁担扁担快
发芽，我的丈夫好回家。

亲爱的梦丽，你看，咱村
前的河里漂起了碌碡，蚂蚁
压断了河上桥，你栽的扁担
已经发芽了，天堂的父亲要
我向你传话了。

你放心吧，我会永远陪伴
在你的身旁，为你遮风挡雨，
当好你的丈夫，做好儿子的
爸爸，当好妈妈的儿子。

深沉的热吻在久久地进行
着。

当、当、当……
子夜的钟声凄惨地叫着，
黄梦丽从睡梦里醒来，而丈
夫却不见了，她撕心裂肺地
大声叫喊着，我的夫君，你
去哪了？

枕下只有湿漉漉的泪
水……

炒过年果子

■廖安生（江西）

记得小时候，在我们江西
宁都，每年春节临近，家家
户户都要炒过年果子。

过了腊月二十，乡亲们便
忙开了，把找来的铁沙倒入
锅中，待锅中的铁沙加热到

一定程度后，便分别将薯片、
花生、豆子放入锅中与铁沙
搅拌在一起，然后用锅铲不
断翻动锅中物，以防东西被
烧坏，锅铲与铁沙及铁锅碰
撞发出一阵阵咔、咔、咔……

的声音，炒果声此起彼伏，
或各家炒果声交汇在一起，
声音充斥大街小巷飘荡在山
村田野，预示着春节的临近，
孩子们自然是欢呼雀跃。

薯片、花生、豆子等每锅

炒熟后，大人们便拿出竹米
筛，将这些果子铲进米筛，然
后在锅里轻摇米筛，把粘在果
子上的铁沙漏至锅里。炒瓜子
是不要铁沙炒的，将瓜子直接
倒入锅中，用微火轻轻炒，瓜
子快炒热时，调点盐水，均匀
地倒入锅中，这样炒出的瓜子
就有咸味。炒果的这天，孩子
们是可以大饱口福的，大人们
也常将一些炒得不好的，如烧
过头的果子挑出来吃掉。待这
些果子凉后，便装入早已准备
好的铁皮桶或塑料袋中，然后
放进木橱中，再添上把铁锁。
过年了或正月来了客人，大人
们才会打开锁，取出果子来给
大家吃。

在过去的计划经济时代，
物资极度匮乏，在农村水果看
都看不到，商店里的糖果，既
贵又要粮票，对一般家庭来说
也是奢望。过年了，只有自家
炒果子让大家饱饱口福。我记
得小时家里炒果子时，自家炒
得最多的是薯片，都要炒好几
锅，因为在我们农村家家都种
红薯，薯片自己能做，红薯便
宜，没有花生、豆子、瓜子贵。
改革开放后，人们生活水平不
断提高。自20世纪80年代中
期后，过年了，家家户户都
直接去炒果店买炒好的花生、
瓜子，后各种水果也渐渐进入
普通家庭。超市兴起，各种物
品琳琅满目，应有尽有。过年
了，每家每户都直接去超市买
各种水果及糖果。那时的炒果
声早已成为脑海中的记忆消
失在历史的长河中。

本期副刊责任编辑：
郭园 叶桂秀 金松 王晓军
莫喜生 王建成 冯开俊